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第一講

近藏法師 2018 年 3 月 11 日下午於金佛聖寺

諸佛菩薩,上人,各位法師,各位居士,阿彌陀佛!今天由我近藏來跟大家介紹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,跟大家一起來學習討論。

我們來看這個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,永嘉大師他是證道的人。什麼叫道?上人說世間有很多道,比方說茶道,喝茶也要有道;做各行各業都有一個道。上人說外面的這種道,是生死輪迴的道;而裏面的這種道,是了生死的道。我們相信,永嘉大師他所證的道當然是了生死的道。他明白什麼叫做生死,什麼叫做不生不滅。就是說,你不想死,你就不要來。但我們在目前這個凡夫階段,好像沒得控制,已經生了,又沒辦法不死;死了以後又不能保證不會再來。我們希望不用再來了,去極樂世界就可以不用再來了,這是我們努力的一個目標。



當然,永嘉大師是一個證道的人,這個證是他自己有所體悟,不只是口頭上說,他自己在心裏面已經跟這個道契合了,然後也得到六祖大師的印證,所以他確實是一個過來人。我們要求了生死的這個道,當然就是要跟過來人求道。有一句話說,「欲知山中路,須問過來人。」我們要去爬山,問下山的人,就知道上山的路怎麼走。

要進入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的歌文之前,我們先簡單介紹這首歌。今天大家也聽了上人唸這首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,上人他不只是唸,還加了音韻、節奏高低的起伏。所以這真的是一首歌,是可以唱的。



- 永嘉大師得到六祖大師印證之後所作。
- 全首267句、1813字,有「最長的唐詩」 之稱,成為當時的流行歌曲。
- 用詩寫理論。節奏鏗鏘有力,歌詞言簡意 賅。在印度被尊稱為「東土的大乘經典」。
- 韻律獨特,其後的唐代大詩人李白,仿照 《證道歌》的格律寫出著名的《將進酒》。

君不見

黄河之水天上來,奔流到海不復回? 君不見

高堂明鏡悲白髮,朝如青絲暮成雪?

永嘉大師是在唐高宗的時候出生的,這首歌,我們依據歌詞裏面的內容,認為是在他見過六祖大師,得到六祖大師的印證之後所作的。整首歌一共有兩百六十七句,一共有一千八百一十三個字,所以它是「最長的唐詩」。因為唐朝是文學時代的一個高峰,在那個時代出了很多很有名的詩人,不只是詩人,就是平民老百姓的文學素養都非常的高。當然開悟的永嘉大師更不用講,信手拈來就是一個詩、一個詞。

這首歌是用樂府的格式寫的,是歸類在唐詩的格式,是最長的唐詩,而且是當時的流行歌曲。流行到大家會在牆壁上寫,會抄下來送給朋友;還把它寫成卷軸,放在葫蘆裏隨著水漂,漂到哪裏就跟大家結緣。所以這首歌在當時非常非常的流行,不只在中國本身流行,它還流傳到世界各地去。

這是第一首用詩來描寫佛法的玄妙宗旨,是很不容易的。我們看到像憨山大師、蕅益大師這些大德是用文章來表達解釋這個理論,但是永嘉大師他是用詩來寫這個理論,這是很不容易的。歌曲的節奏鏗鏘有力,我們今天中午聽上人在唱,鏗鏘有力,很容易朗朗上口。包括我們那個五歲的小朋友也是背得頭搖身擺這樣子。在我們唐朝是一首流行歌,傳到了印度,人家把它當作是寶貝,當作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大乘經典。

《六祖壇經》不是佛說的,但是中國人一樣尊它為經。只有佛說的才稱為經,六祖大師因為是開悟的,所以他門人寫的六祖大師開示錄、事蹟,在中國被當作是一部經——《六祖壇經》。而永嘉大師的這首歌,在印度稱為大乘的經典。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歷史上,乃至在整個世界上的這種價值。大陸甚至成立了一個永嘉大師委員會,搜羅全世界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的網路版本,據稱一共有一百多個版本,這是很不容易的。

它的韻律非常獨特,所以在永嘉大師之後出生的一位很有名的詩人李白,他就仿照《證道歌》的格律,也寫出一首非常有名的詩叫《將進酒》。



歡	生	終
其	得	幕
使	意	成
金	澒	雪
樽	盡	人





開頭第一句,永嘉大師是「**君不見**」,李白也是「**君不見**」。不見什麼呢?「**黃河之水天上來**」:先生、小姐,你們有沒有看到黃河之水天上來?天上來,就是不知道從哪裏來。這個黃河水不知從哪來,不知奔向何去,奔流到海不復回。

「**君不見,高堂明鏡悲白髮,朝如青絲暮成雪**」,對著鏡子照一照,早上起來黑頭髮,晚上睡前照一照,變白頭髮。感歎時光的這種流逝,這是李白的《將進酒》。

我們說永嘉大師他是一個有修有證的過來人,《證道歌》是把他開悟以後的心境跟他修道的過程寫出來。那麼這位李白先生的《將進酒》,是在寫什麼?

你們看天上的水來了一去不復返,然後頭髮黑了很快又白了,所以要把握今朝,有酒就趕快喝了吧!所以,《將進酒》講白一點就是勸酒歌。

同樣的「**君不見**」,修行人是勸人要開悟。詩人李白勸人今朝有酒今朝醉,明天的事再說吧!所以,水能載舟亦能覆舟,覺跟迷就在這一正一反之間。



那麼繼續來看這位永嘉大師,永嘉大師出生在公元六百六十五年,當時是在唐高宗,就是盛唐的時期,俗家姓戴,溫州永嘉人。在《高僧傳》記載,永嘉大師很小的時候就住進寺廟了。至於在幾歲出家都沒有一個很具體的說法,有的說是幼年在龍興寺出家。《佛祖道影》上人講是四歲出家,有的說八歲,有的說十四歲,總之很年輕就出家,法號玄覺。

他出家以後,研讀三藏,特別精通天臺的止觀。他因為平常這樣的用功,聞思修,所以他讀《維摩詰經》的時候發明了心地。也就是說,他自己平常聞思修、聞思修,經常反復思維觀照這種道理,在《維摩詰經》裏面得到的這種印證。他讀經的時候覺得:「哎,經上講的怎麼跟我想的都一模一樣?」他是讀《維摩詰經》發明心地,所以又稱他是「真覺大師」。

永嘉大師他有好幾種的號,除了稱他是「永嘉大師」以外,也會稱他是「玄覺大師」或是「真覺大師」。

永嘉大師曾經參訪神秀大師,大家知道神秀大師是誰嗎?六祖的師兄弟,跟 六祖同時在五祖大師門下參學。當時神秀大師寫了一首偈頌,六祖大師也寫 了一首偈頌,最後是六祖大師略勝一籌,得到了這個衣缽。還記得神秀大師 寫的詩嗎?



身是菩提樹,心如明鏡臺,時時勤拂拭,莫使惹塵埃。

天天都要去擦,不要讓這個鏡子抹上塵埃。

這位永嘉大師他也去參訪了神秀大師,請問禪法;後來是到了六祖大師的門下言下契悟,得到六祖大師的印證,然後一宿而去,時稱「一宿覺」。這也是上個禮拜法師勸大家有機會住在廟上,說「一宿覺」,因為睡一個晚上就覺悟了。其實當然不是,永嘉大師是因為讀誦《維摩詰經》的時候就發明心地了,只是遇到了六祖大師才給他印證「如是如是」。

永嘉大師是在公元七百一十三年圓寂,年紀很輕,才四十九歲。在座很多人都超過四十九歲了吧?可是永嘉大師成就非凡,所以稱為溫州最偉大的人物。

永嘉大師是在龍興別院端坐入化。他在龍興寺出家, 龍興寺在哪裏呀?在溫州。他幾乎這輩子都沒有離開過溫州, 只有去見六祖大師的時候, 去了廣東

曹溪南華寺。從六祖大師那邊回到 永嘉,在龍興寺旁邊又蓋了一個龍 興別苑,龍興別苑現在已經變成妙 果寺。如果大家有機會到溫州去觀 光,松山的妙果寺就是當年的龍興 別苑。當然妙果寺裏面就會有很多 永嘉大師的這些紀念,像是永嘉大 師的銅像。



大家在圖上有看到永嘉大師的銅像,還有他的舍利塔,通常高僧大德圓寂以後都是會做塔的。那麼大家在圖上看到矗立在山頂上的這個叫「淨光塔」,它創建在公元八百零三年到八百二十年之間。永嘉大師是七百一十三年圓寂,

在他圓寂將近九十年的時候建了這個淨光塔,唐僖宗的時候賜名「淨光塔」。 宋神宗的時候重修,在明朝戰亂期間就整個毀掉了,只知道說那個地方曾經 有個淨光塔。2002 年的時候,溫州政府決定要在原來的地方重建。怎麼知道 要蓋成什麼樣子?永嘉大師的淨光塔去哪裏找設計圖?大家有看到旁邊有一 塊磚嗎?有沒有長得一模一樣?





始建於唐憲宗元和年間(806~820),唐 僖宗時賜塔名。宋神宗年間(1068~1077) 重修。2002年原址重建,歷時四年竣工。

淨光塔-永嘉大師真身舍利塔

我在網路上面讀到,溫州政府說這個松臺山。因為地理位置非常好,在抗戰時期是一個軍事基地,下面是一個防空洞。所以要挖的時候,一定要避開那



而就看到這個塔的圖,是一個七層的塔。

個防空洞。大家在開挖的時候突然發現古跡,在這些古跡裏面最寶貴的是發現了一個陶甕,這個甕裏面有舍利,那是誰的舍利?永嘉大師的舍利。因為淨光塔下埋了一個甕,在周圍的這些磚瓦上

之所以引起考古學家注意,是他們不僅發甕,甕周圍的泥土很明顯跟別人都不一樣,怎麼不一樣?是五種顏色混在一起的。再按照五行的東南西北中五種顏色,東邊鋪青土、南邊鋪紅土、西邊鋪白土、北邊鋪黑土、中間黃土,用五方五色的方式把整個周圍都鋪滿,這個很特別。可能就是在入葬的時候,有舉行過特別的儀式,所以大家就認為這個甕裏面絕對不是一個普通人物,才會用這樣子這種特殊的儀式典禮來把他安置下去。大家就根據挖到這塊磚上面的圖案,就按照原形一模一樣的把它蓋起來,所以我們今天才有機會看到當年唐朝時期蓋的這個淨光塔。

那麼講到這個「一宿覺」,我們就會說永嘉大師的開悟是很戲劇性的。在永嘉大師《證道歌》兩百六十七句裏面,他有講到這段「遊江海,涉山川,尋師訪道為參禪;自從認得曹谿路,了知生死不相關。」



一個修行人,他尋師訪道的目的是什麼?為了參禪,為了了生脫死。他一直 到遇到六祖大師以後,才明白生死跟他的開悟是不相關的。因為開悟以後, 生跟死已經不再干擾他了。但對凡夫來講,生死是極度相關,生就開心,死 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。但是對一個大徹大悟的人來講,生也不樂,死也不憂。

•覺遂同策來參。

繞師三匝,振錫而立。

在《六祖壇經》裏面記錄的就是 「覺遂同策來參。」覺,是指永嘉 大師,玄覺。遂,就是於是。這個 策,是玄策,是永嘉大師的一個好

朋友,也是個出家人,是六祖大師的弟子。永嘉大師就跟著策一起來參訪六 祖大師。

有一天,玄策去找他的好朋友永嘉,那永嘉大師就講了:「我認為真如是怎麼樣,不生不滅應該是怎麼樣,不垢不淨應該怎麼樣。」永嘉大師就開始講這些真如實相的道理。玄策聽了就說:「怎麼跟我師父六祖大師講的很像?」就問他:「你這些都是從哪裏學來的?」永嘉大師就說:「不就是這樣嘛?我看《圓覺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也是這樣子寫的。」

玄策大師就說:「說是這麼說,不過威音王以後的修行人,如果真的開悟的話,是必須要有一個善知識印證才算的。不是說你看了一部經,你覺得裏面講的跟你想的都一模一樣,你就是開悟的;還是要有一個善知識幫你印證。」

玄策大師就說:「不然這樣好不好,你想不想去看看我的師父啊?來跟我師父見見面?」永嘉大師當然很高興能夠有機會遇到善知識,看自己的知見對不對,所以他就跟著去了。你看到圖上面,站著的是永嘉大師,坐著的是六祖大師。

永嘉大師帶著錫杖來,看到六祖大師就繞三匝,像剛剛請法這樣繞三匝,然後就站著。剛剛果燕請法還有頂禮三拜,永嘉大師沒有,就只是站著。

師曰:「夫沙門者,具三千 威儀,八萬細行。大德自何 方而來?生大我慢。」 六祖大師就說了:「你這個出家人 從哪裏來?出家人應該有三千威儀, 八萬細行,你怎麼這麼我慢啊?連 個展具三拜都沒有?」

•覺曰:「生死事大,無常迅速。」

師曰:「何不體取無生,了無速乎?」

•曰:「體即無生,了本無速。」

•師曰:「如是!如是!」

•玄覺方具威儀禮拜,須臾告辭。

玄覺也就是永嘉大師就講:「生死事大,無常迅速。我沒時間來做這些三千威儀,八萬細行,生死這個問題是很大的。」

六祖大師一聽就想點一點他,就說, 既然你覺得生死事大,何不在當體 當下,就來個不生不滅,也沒個快 也沒個慢呢?

永嘉大師他就馬上回應六祖大師:「是啊,這個體本來就不生不滅。」在這個剎那間,就是一個不生不滅,你也可以說不滅不生。這個體,可以說是我們真如自性,我們的常住真心,有沒有滅過?常住不滅。既然沒有滅過,有生過嗎?沒有,生滅是相對的嘛。既然這個體,真如理體是不生不滅的,是沒有相對的,所以當然就無生,也可以說體即無生,也可以說體即無滅。

六祖大師你要我「體取無生」,哪個無生可以取啊?體就是無生啊。了,本來就無速,你知道就是知道,當下就知道,也沒有一個快慢,當下就是,沒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時間的這種流動的相,你才有一個快跟慢。所以不生也不滅,不快也不慢。

六祖大師講「如是!如是!」六祖知道永嘉大師認得了,認得真如理體了, 「體即無生,了本無速」,本來就沒有快慢,一切是分別。

聽到了如是如是以後,永嘉大師馬上非常誠誠懇懇的頂禮六祖大師,禮謝六

祖大師給他了知生死不相干,須臾告辭。

•師曰:「返太速乎?」

•曰:「本自非動,豈有速耶?」

六祖大師就講:「哎呀,怎麼這麼快就要走了?」你看六祖大師 又來個快慢。

這個「本」是什麼意思?就是剛剛的體,就是本體,真如的理體。永嘉大師就說:「本來也沒有動,根本也沒有來也沒有去,哪裏還有個快跟慢?」

六祖大師說,「你怎麼那麼快就走了?」永嘉大師的意思是說,我本來就沒 有來,怎麼還那麼快又走?

所以你看他們兩個人的對話,一個一直在「相」上面,有來有去,有快有慢,有生有死,一直在這個「相」上面給他丟這個球;永嘉大師就在「體」上面一直跟他拍來拍去。六祖大師跟他講「相」,永嘉大師也聽得懂,就跟六祖大師講「性」,講「體」,然後六祖大師也聽得懂,就一直給他印證如是如是。

六祖大師就跟永嘉大師講:「本來也沒有動,根本也沒有來也沒有去,哪裏 有個快跟慢?」

師曰:「誰知非動?」

•曰:「仁者自生分別。」

•師曰:「汝甚得無生之意。」

六祖大師繼續講:「誰沒有動?誰知道沒有動?」

永嘉大師就講:你自己在那邊分別,誰知道?誰不知道?你就在相上面考驗 我嘛。

六祖大師就說:「你真的得到這個無生的了意,怎麼樣左攻右攻,都攻不破你。」

•曰:「無生豈有意耶?」

•師曰:「無意誰當分別?」

永嘉大師繼續講:「無生,哪裏有意啊?」有了「意」,就是思慮、卜度,就是攀緣,就不是無生。

六祖大師繼續說:「是誰在分別無生有意還是無生沒有意啊?誰分別的啦?」

•曰:「分別亦非意。」

這邊的分別當然就是一個覺悟的人的分別,不是落在第六意識的分別,是

菩薩的這種後得智。他可以瞭解衆生一切的差別相,他可以分別什麼樣的人 應以何身得度,即現何身而為說法的這種善分別。所以永嘉大師說,我剛剛 跟你講的這些,在給你丟來丟去的這個雖然是分別,但不是第六意識的分別, 是悟道人的境界,不是耍口頭禪。

「分別亦非意。」六祖大師聽得懂嗎?當然聽得懂!他也知道永嘉大師剛剛一直在講的分別,不是一般平常人講的分別。六祖大師所分別的,是對你的機給你因材施教,對你的機來做的這個分別。所以永嘉大師也說分別亦非意,他也明白師父的意思。你們看,永嘉大師也不是六祖大師的徒弟,只能說是兩個同參,卻非常的契合。

•師曰:「善哉!少留一宿。」

•時謂一宿覺。

六祖大師說,就留下來住一晚吧。當時就稱「一宿覺」。在這個公案裏面, 我們可以看到六祖大師一直試圖要告

訴永嘉大師當下「體取無生」,就是「當下」的這個念,在這個心念上面,這也就是禪宗講的這種頓悟,當下即是,當下的這種承擔。

所以我們可以說,所謂的生死,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凡夫的這種分段生死, 一般的凡夫都是貪生怕死。可以這麼講,我們現在在座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九九,都是貪生怕死。那麼對我們這個層次而言,我們就是要慢慢的看破, 生不喜,死不憂,在這個道理上面來調整自己。這是對貪生怕死的凡夫來說 生死。

我們也聽過生死在呼吸之間,《四十二章經》講的生死在呼跟吸之間。就講 這個生死是很迅速的,要把握當下好好修行,一口氣不來就怎麼樣?就嗚呼 哀哉了!這就提醒我們要趕快修行,生死只在呼吸之間。

但是六祖大師他講生死在呼吸間嗎?六祖大師要講的是生死是在這一念生, 這一念滅,當下就是一個生滅,就是一個生死,我們已經經歷了無數的生死。 而「體取無生」的意思,就是講能夠證到不生不滅,也就在那一個當下念之 間。

我們參禪,就在參這一念,能夠一念不生。興法師常常給我們一些很好的開示,就是要參話頭。你們的問題也都是問得很好,都會一直不斷的去問到底什麼叫參話頭。上人講:「你要參話頭,你不要參話尾。」

什麼是話頭?什麼是話尾?大家今年要打第三次的禪七了,誰可以回答我, 什麼叫話頭?什麼是話尾?「一念未生」「一念不覺」是話頭還是話尾? 「一念不覺」應該說我們察覺到的時候那已經是話尾了,所以你要一直往前 逼近到話頭;我們從這個「一念不覺」要逼到「一念不生」全體現。六祖大 師就是這樣,觀察那個念的生滅,我們能不能觀察到那麼的細微,找到那個 話頭?這個在禪七的時候,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用功參那個話頭。

以上就是「一宿覺」的公案。在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的整個歌曲裏面也都可以看到「體取無生」、「當體即是」的痕跡。我們來看第一個:

君不見,

絕學無為閑道人,

不除妄想不求真;

無明實性即佛性,

幻化空身即法身。

這是前面的五句,大家最容易郎朗上口的。

我們來看第一句,【君不見】:永嘉大師說,在座的各位,你們有沒有看見啊?有沒有看過啊?

【絕學無為閑道人】:這個是閑道人,不是修道人。他是閑道人,他是證道 以後的閑道人。我們是聞道,現在聽聞佛法,聽到這個修行的道理,聞道以 後還要去修道。

那麼這一位是絕學無為的閑道人,因為絕學就不用學了,他已經證得宇宙間這個實相的道理了。就像佛經講的,東海下幾滴雨都知道,今天吃幾粒米都知道,已經是這種大圓鏡智的境界了,他還要學什麼!

絕學,世間法不用學了,出世間法也不用學了。無為,無為不是沒事幹,是 無為而無所不為。他不會像我們這些凡夫總要漏一些痕跡,總要有一些作為。 他們就像佛菩薩的境界,做而不做。

就像我們大家都跪在觀音菩薩面前求,跪在上人的面前求,求工作順利,求考試順利,求身體健康,求災消病除、業障消除,都在求諸佛菩薩。我們都有為,菩薩都無為而無不為,怎麼樣都會滿我們的願,卻又不留痕跡。你可能有發現,也可能沒有發現;但是你有發現,你沒有發現,對他們來講都沒有關係。

所以真正的閑道人、證道人、覺道人,無為而無不為,他不會讓你知道他做了什麼,我們也不一定能知道他們做了什麼。他不是緊張兮兮的,是很悠哉悠哉的。

他為什麼能夠這樣子?因為他不除妄想不求真。他已經知道這個真妄一如的 道理,所以他沒有妄想需要除,他也沒有一個真如需要求。因為他知道真妄 是一如的,在妄裏面他可以看到真的東西;在真的裏面,他也知道真的東西 怎麼變成虛妄的。在這個真妄中間,他非常的任運自如。所以對永嘉大師來 說,不除妄想也不求真。因為他知道什麼是真的。

我們衆生是倒過來,妄想不除真不求,這是我們的境界。生活在妄想當中,但是不除妄想,因為根本不知道那個是妄想,還非常堅持:「就是這樣!不是嗎?」非常堅持我們的這個我執跟法執。我們妄想沒有辦法除,因為我們不知道那個是妄。真也不求,因為我們也不認識。

永嘉大師為什麼不用除妄想?**【無明實性即佛性,幻化空身即法身】**:因為他知道無明的實性就是佛性,無明跟佛性是本體的。就是上人講的「煩惱菩提」,它翻過來,就是一雙手的正跟反。無明是因為我們的迷,所以原來的這個佛性就變成無明。

君不見 絕學無為閑道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 (證體起用,真妄一如) 無明實性即佛性 幻化空身即法身 (從相見性)

大家看到這個後面的紅字,在這句話裏面永嘉大師所表達的是說,從這個相上面可以見到性。所以我們看到的這種無明,我們看到的這種幻化的空身,就是我們五蘊之身這種相,永嘉大師在這種虛妄當中,可以看到真實的相。

經典裏面經常用水跟水泡來比喻。水泡就像無明一樣,「三毒水泡虛出沒, 五蘊浮雲空去來」就像雨打在這個海面上面,它不斷的有一些水泡。但是水 泡的本質,就是水泡的樣子。水泡是不是海?水泡它是水泡,但是它不能夠 離開大海而產生水泡。就像我沒有辦法在這個桌面上起一顆水泡,除非有一 灘的水,我想辦法去擾動它,才有辦法弄出一顆水泡。但是沒有水的情況下, 我沒有辦法弄出這個水泡。所以你不能說水泡就是大海或是水,但是水泡一 定要有水的成分,它才能夠起水泡。 我們衆生就是無明,我們整天就是活在這個無明之中,我們的悲傷、難過、 快樂、愛惡欲,這些東西其實都是一種無明;你不了解實相,才有這些情緒 的波動。它是這個水泡,就像剛剛講的,水泡要有水才能夠變成水泡。當我 們看到這些無明跟煩惱的時候,要能夠再穿越到深一層,那裏面就有佛性。

我們常常說,我有妄想,我念佛有妄想,打坐也有妄想,我甚至作早晚課、 誦經都有妄想。可是,不要去害怕那個妄想,因為在那個妄想裏面,是最靠 近佛性的地方;在那個煩惱裏面,你能夠轉過來,當下就是菩提。

舉一些世間的例子來講,我們說有一些事情,有一些因緣就是很不好;工作很不順利,或者是在人際關係上面,或者是在家庭關係上面,我們都會有一些煩惱,我們也會很抗拒煩惱,很不喜歡有煩惱。可是它是那顆水泡,它是因為有水才起了那個煩惱,所以你反而要去珍惜它。

你要找水,就得要先往水泡那個地方去找。我們想要找到菩提,就要在煩惱 的那個地方把它轉過來。上人講:「在反面找好處。」簡單的講,在我們的 生活裏面,從反面找好處,用我們的慈悲喜捨,用我們的布施、忍辱、精進、 禪定、般若,用這些法的力量,去把我們的煩惱轉過來,我們就見到菩提了。

那種菩提是很快樂的,因為那個不是你「我去看一場電影,我去逃避它。」那只是延後。如果我們用剛剛的這種善法,在自性上面去用工夫轉過來,煩惱已經不是煩惱,它是菩提。所以無明實性是佛性,我們不可能離開無明去找另外一個佛性。就像媽媽生小孩,你要找這個媽媽,你得要去找小孩。母子是相生的,孩子身上有父母的血液,有父母的基因。所以你要找娘,先找孩子,把孩子打一打,誰先跑出來,那個就是娘。所以一樣的道理,煩惱是從菩提生出來的,所以煩惱裏面就帶著菩提的基因。煩惱打一打,打到受不了了,苦吃夠了,就看破放下,就是菩提了。所以上人常講「不要另外去找。」六祖大師講,「佛法在世間,不離世間覺。」

所以一開始我講說,生命就是不斷的鍛煉我們這種韌性,好的、不好的,快 樂的、悲傷的,有的時候被逼到受不了了,就是在鍛煉我們的這種韌性,鍛 煉我們這種「覺」與「轉」的能力。慢慢的,我們就能夠明白無明實性即佛 性。

我看大家臉上的表情,我覺得你們好像有懂一點點,為什麼?可能吃的苦也多了,生活裏面也遇到一些困境,所以就比較能夠體悟得到;跟年輕的講就沒有共鳴,因為人生的經歷不夠。事實就是這樣,所以我們就是保持這個覺性一路的往前走。

【幻化空身即法身】:它是同樣的道理。從世間種種的相裏面,從虛妄生滅的這種相裏面,見到了真實、常住不滅、不垢不淨的這種性。所以就是從相來見性。

法身覺了無一物 本源自性天真佛 五蘊浮雲空去來 三毒水泡虛出沒

法身佛。是理積聚。積聚眞如理法以爲身。 報身佛。是智慧積聚。積聚一切種智以爲身。 應身佛。是功德積聚。積聚無量功德以成身。

你說法身在哪?法身也在我們這五蘊之身中,就是我們要去修嘛,修了就是 圓滿了我們這個法身。我們不想再來輪迴,我們想要去極樂世界。去極樂世 界修什麼?修幻化空身還是修法身?修法身。極樂世界有沒有幻化空身?至 少沒有這個業報身了,就是這個蓮花化身。

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去極樂世界?因為我們不想要再進入六道輪迴的這個工廠 裏面,每次一進去就擠一個形狀出來。去極樂世界不用這樣被擠一個形狀! 直接去那邊,親近諸佛、諸大善人,修我們的這個法身。

【法身覺了無一物,本源自性天真佛】:這個是法身覺了,我們目前沒有覺了,我們還沒有覺了我們的法身,所以我們不是無一物的狀態。我們一切都是物,都是干擾的,干擾我們心的這種平靜的,會讓我們的心情有一些波動。所以法身在沒有覺了以前,萬般都是物;但是法身一旦能夠覺了以後,其實它看這個大千世界,上人講就像觀掌中的一顆蘋果一樣。

法身,它是佛教的一個名詞,這個法身、報身跟應化身,我們是業報身。 「法身」,它是一種真如理法,積聚真如理法作為這個身。所以我們講清淨 法身毗盧遮那佛,說它是清淨遍滿一切處的。

「報身」,就是一種智慧的積聚,所以圓滿報身盧舍那佛。佛的智慧是最圓滿的,沒有什麼他不知道的;一切衆生心裏面想的,喜歡的不喜歡的佛都知道。他的智慧就是這麼的圓滿,所以他就有辦法度你,他知道你想什麼,他知道怎麼在這個時候幫你開悟,所以佛有這種圓滿的報身。

「應化身」,應化身是一種功德,積聚無量的功德才成的身。所以觀音菩薩他有三十二應化身,不止三十二了,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。所以

這是諸佛菩薩圓滿了這三身。

那麼在經典裏面有一個譬喻,比如說天上的月,水裏的月影,還有在湖面上呈現的這種月光。這個月光是遍一切處的,這種月亮的光明是遍一切處的,這是譬喻法身;月的光明是遍一切處的,就像佛的這種法身。我們如果覺了以後,我們的法身是遍一切處的。

那麼這個月光,在天上的月有沒有?有,天上的月有月光。江上面的月影有沒有月光?也有,月影當然有月光。投在江面上的月亮,美在哪?美在它的光,它的亮。天上的月光美,也美在它的光跟它的亮。

所以你說「月」,我會想到的是月光,是亮,所以這個月光是法身。天上的這個月,它是一個圓滿的報身,就是這麼的圓滿光明。那麼呈現在一切江面上、水面上、湖面上,甚至臉盆裏面的這些就是應化身。所有應現的這種化身,就是隨緣普度。你就是一杯水,把這杯水靜下來了,一樣有月的影可以投射進來。所以這不管是杯,江海河湖川,這就像一切衆生的心裏面。

佛可以「應以何身得度,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。」但前提是要有水,這水還要 能夠投影的,要把心先靜下來,自然的月光月影才會投射進來。所以說佛就 是有無量的功德,就是可以度法界一切的衆生。所以這個法身覺了以後無一 物。

所以你說這三個東西,是一還是三?不一也不三,隨便拿掉一個就什麼都沒有了,一個出現了卻什麼都有了,所以就是「法身覺了無一物,本源自性天真佛。」這些佛性、法身都是我們本源的自性,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的、天生的、真實的、渾然天成的這個佛。不是只有人有,一切衆生皆有佛性。

【五蘊浮雲空去來,三毒水泡虛出沒】:描述的是我們目前的狀態。五蘊, 我們有沒有五蘊?有。「五蘊」是哪五蘊?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「三毒」 呢?貪、瞋、癡。這些是我們很恐懼的東西,對不對?我們很不喜歡的東西, 對不對?我們非常的抗拒它,我們非常的討厭它。

但是永嘉大師給我們一點點鼓勵,他告訴我們不要被它嚇到,它就在我們的佛性法身當中。它是個水泡,它不會常住的,它不會一直在那邊的。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,受是一種感受。色,就是包括一切有形看得到的,也可以說有形有色的是屬於色。

色法	色身、皮肉筋骨,都有形色。 也包括器界和法處所攝的「無表色」。			色(物質)			
	前五 讖 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	領受五廛	非恆非審	受 (感受)	五		
心法(第六識	分別計度 想像法塵	審而非恆	想 (取相)	V.A.		
八識	第七識	恆審思量 念念遷流	亦恆亦審	行 (造 作)	陰		
	第八識	執持根身 使不散壞	恆而非審	識 (覺知)			
五.	・ 無常:遷流變化,沒有恆常不變的。 ・ 苦:受到逼迫。 ・ 空:因緣和合而生,沒有實體。 ・ 非我:不是「我」。						

乃至於在佛教上面有一種看不到的東西也叫「色」,比如說一種很殊勝的東西叫做「戒體」。大家受戒的話,會有一種無作的戒體,這個戒體會保護我們止惡防非。好比,吃到食物裏面有肉的,就去拉肚子;還有一個法師是咬一口,牙齒就斷了。就是因為那個戒體是很圓滿的,這種說不上來,看不見摸不著,可是又很自然而然的。

你進了戒壇,領受了那個戒體以後,出來後就感覺有一點不一樣,卻又說不 上來哪裏不一樣,就是覺得心是很寧寧靜靜的,很輕飄的這樣子。可是你去 磅體重還是一樣,可是就感覺有一個東西不太一樣。我們講「戒體」,它是 一個「無表色」的東西,它沒有辦法歸類到受想行識裏面,它歸類在色裏面, 所以它是屬於一個沒有表色的一種物質。所以,色法裏面就包括「有表色」 和「無表色」,所謂一種善法或者一種惡法。

「受」,就是感受,如果只有外在的物質,我們不去接觸,跟我們之間沒關係;但偏偏就一定會有接觸。我們的六根眼耳鼻舌身,這些都看得到嗎?看得到,所以它是有表色的,眼睛耳朵這是屬於色法。色聲香味觸,這是看得到看不到?色聲香味觸,這些也是屬於色法。顏色,這很自然的。聲音,其實聲音有沒有?聲音是不是色?當然色了,拿到那個聲波器去呈現,它一樣會有一些波動,有一些振幅。色聲香味觸,乃至法,法就是屬於第三個,無表色的部分,像我們講的這個戒體,善法。所以五根,眼耳鼻舌身,然後色聲香味觸法,這五加六合起來是十一個是屬於「色法」。

那麼你說:「法師,那個意根跑到哪裏去了?眼耳鼻舌身,你只講到身,那意呢?意根是第七識。在表上面有沒有找到第七識?」你們看到了嗎?這第

七識它往後面走,第七識是色受想行識的行,屬於行陰的部分。第七識去攀緣什麼?眼根就去攀緣什麼?眼根去攀緣眼色。那意根去攀緣什麼?就是法塵。所以我們的第七識是有一種攀緣的能力,它需要去找它的食物,它的食物就是那些法塵,善法惡法,它會去攀緣那個法塵。

你有了這個六根,就會去跟六塵相對,就有了接觸,你就會產生感受,那麼感受就是領受前面的五塵。第六意識就是法塵。前面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這五個識,它只是純然的領受而已,就我們講的眼識神經、聽神經啊,我們的神經系統去領受前面的眼色,領受五塵,然後它是一種感受,到目前為止只是很單純的,你還沒有去分別。你到了分別的時候,就是落到第六識,就是一種分別與計度。

「想」,你就會去想好的,想不好的,胡思亂想。比如說我們親人過世了,就有了一個感受。接著我們不斷的沉浸在想裏面,事情都過去了可是那個影像還殘留,你就不斷去想。這個不斷就是一個「行」,一個想後面再接一個想,就一直不斷的遷流不停,就一直想一直想,然後後面這個「識」它會一直有,種子會一直進來。所以這是我們五蘊的一個情況,它是一連串的,我們所有的舉手投足語默動靜,這個色受想行識的環節,它都沒有停止過。

包括現在大家坐在這裏,你們眼睛看一個人在前面比手畫腳,然後你就會開始想:「她為什麼每次講話都要這樣比來比去?」然後再接一個念頭:「她就是這樣,等一下下來時我要跟她講一講,看下一個禮拜她會不會改進一下。」這個是行。第一個念頭想了,後面的一個念頭又推動它,就不斷的一直在想,最後有一些識的種子,又丟到了阿賴耶識裏面去了。結果等一下迴向完了上了二樓了,就忘了這件事。到下個禮拜這個人坐上來的時候,她又開始比手畫腳,就想到:「哎呀,對!我說要提醒她的。」

所以我們說這是「**五蘊浮雲空去來**」,一下就忘記了,為什麼?等一下出去 有人找你聊天,你就又忘記剛剛要提醒近藏師這件事情。親人過世我們很傷 心,結果等一下出去逛街,就什麼都忘記了。仔細去觀察這個五蘊,就會發 現它不會一直恒常不變。我們常常講五陰熾盛苦,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逃脫 它的控制,沒有辦法停止它。

除非你去打禪七,去追你的念頭,去追你的話頭在哪裏,先能覺知,慢慢逼到一念不生,否則我們永遠就在五陰熾盛苦,受那個行陰的遷流。因為受行陰的遷流,所以我們有生命的現象,就「幾回生幾回死,生死悠悠無定止」,就是一直不斷的遷流。

打禪七這個機會是很難得的,我們可以稍稍的用一點力去體驗一下那種無生的感覺,法師講開悟的感覺。不是真正證道,而是你可以在禪堂裏面用工夫,稍微去觀察一下這個暴流,我們色受想行識這種念頭、這種暴流,然後去追它的源頭。其實還是蠻有趣的,我自己覺得很有趣。

這邊講「五陰」,它有一個特色,「五陰是無常的」,就像我剛才講的,一上去就忘記了;一出門人家找你講話,就忘記了你剛剛所想的那些東西。所以它是遷流變化,沒有恒常的。五陰會苦,它的苦是因為逼迫,我們是被逼的。

佛經裏有個譬喻,把五陰當作五個主人,然後這五個人一起請了一個僕人幫他們打掃。第一個人說:「哎,你幫我把衣服拿去洗。」僕人拿了錢,就幫他去洗衣服。第二個人說:「不,你要先幫我去煮飯;先幫我去把電鍋開關接下去。」然後第一個人說:「不行,你要先去洗衣服。」第二個人就不高興了,就打僕人。第三個人也打僕人,第四個人也打那個僕人,第五個人也打僕人。因為僕人是我用錢請來的,我付的錢也沒有比你少錢,為什麼他先替你做,不先替我做?所以這五個人一起鞭打僕人,那個僕人苦不苦?很苦啊,其實那個僕人就是我們。我們被這個五陰每天不斷的鞭打著,所以我們是受到它的逼迫。

五陰無常,五陰苦,五陰空,因為它是因緣和合而生的。總要前面坐一個人,你才會去想到,你才會去看到。如果近育師不要叫我上來,我今天也不會坐在這邊,你們也不會看到我這個樣子。所以五陰也是需要因緣和合而成的,它本身是沒有實體的。

五陰無常,它沒有一個實體,它需要因緣和合,當然這五陰也不是我了。上人說:「凡事不要那麼執著,要看得淡一點。」永嘉大師也這樣跟我們講:「五蘊浮雲空去來,三毒水泡虛出沒。」不用去害怕它,我們要做的是什麼?不要怕它,提起正念,只是一個覺,就是我們講的打坐時你要保持一個覺照力。覺,去覺知,覺知那個念頭。乃至不在禪堂裏面,我們的貪瞋癡慢疑、我們的爭名爭利的心,這些東西跑出來的時候,我們要去覺察它。

你不用否定你自己,你還是很好的,你是有天真佛的,不要去否定自己。但是我們要去覺,就是一個覺知,然後在那裏面去找到菩提,去找到佛性,找到那個清淨本來的佛性。不是說越多越好,「反正法師講的嘛,它是水泡嘛,虚幻的嘛,多也是虛幻的。」如果這樣就是不覺了,就是迷,就是邪知邪見;永嘉大師要我們去覺。

- •譬如工畫師·分布諸彩色
- 虚妄取異相 · 大種無差別
- •大種中無色・色中無大種
- 亦不離大種 · 而有色可得
- 心中無彩畫‧彩畫中無心
- 然不離於心 · 有彩畫可得
- 彼心恒不住·無量難思議
- •示現一切色·各各不相知
- •譬如工畫師‧不能知自心
- 而由心故畫. 諸法性如是
- 心如工畫師·能畫諸世間
- 五蘊悉從生·無法而不造
- •
- 如心佛亦爾 如佛衆生然
- 應知佛與心 · 體性皆無盡
- •若人知心行·普造諸世間
- 是人則見佛· 了佛眞實性



我們最近中午聽經聽到上人講〈覺林 菩薩偈〉,在座的法師可能有印象, 我覺得上人講得非常的好,上人在講 這段的時候也是在講真妄。上人說: 「真可以生妄,但妄不能生真。」聽 得懂這句話嗎?依真起妄,這是我們 目前的狀態。依真起妄,就是剛剛講 的那個水泡的道理,在這個覺海裏面

突然就冒了這個水泡,所以真會起妄,但是妄不會生真。母親會生小孩,小孩是生不出母親的。所以說,妄就是妄,就是要去覺;妄是不會生出一個真,它就是一個覺。

譬如工畫師,分布諸彩色;虛妄取異相,大種無差別。

大種是什麼?就是圖畫紙。大家禮拜六有上畫畫課,我們的心就像你們禮拜 六畫畫的那張白紙。你在白紙上面隨便拿個顏色就塗,白紙會不會說:「哎 呀,我討厭粉紅色,你不要給我畫粉紅色。」白紙不會這樣說的,白紙它沒 有分別,你要畫什麼顏色你就畫。

大種中無色,色中無大種;亦不離大種,而有色可得。

如果不給你們發那張畫紙,你們有辦法畫一幅畫嗎?因為沒有紙嘛。所以說紙是沒有顏色,但是顏色還是要靠這張紙來呈現它的五顏六色,它的這種構圖的美。「大種中無色」,白紙裏面是沒有顏色,顏色也不是紙,但是也不能離開這張畫紙去另外找一個顏色。所以說:

心中無彩畫,彩畫中無心;然不離於心,有彩畫可得。

這幅畫它是不是你的心?當然不是我的心啊,我的心的功能可多於這幅畫了。我畫畫的時候是用我的心畫的,但是你不能說這畫是我的心。但是這幅畫可不可以看到我的心啊?可以,每一幅畫,老師一看就知道,這個人的個性是怎麼樣的,很急的或怎樣的。所以你要用心來畫,然後你的心要從這個畫裏面去呈現出來。

心如工畫師,能畫諸世間;五蘊悉從生,無法而不造。

所以這個心,心就是工畫師畫這個世間的這幅畫。所以我們說萬法唯心,一切唯心造,對不對?我們這個心就像一個畫師一樣,在這個大千世界的畫布上面,畫很多很多東西,包括畫了我們的五蘊,畫了我們的三毒,全部都畫出來了。然後你說它是我們的心嗎?那張畫是你的心嗎?不是,因為我們心的功能大於它。五蘊是我的心嗎?不是,但是我的心比五蘊的功能大很多;如果我們修行,我們轉識成智,證得這個三身四智,就不再是這個五蘊了,所以我們心的功能其實大於這個五蘊。

可是為什麼有五蘊生出來?為什麼有這張畫?因為你參加畫畫班,你用心去畫,所以你心的意境呈現在畫裏面。五蘊也是因為我們的心出現了一個病,那個病叫「迷了」,所以我們的心就畫出了五蘊,我們的心就畫出了三毒。

因為這個偈頌我們很常念,所以在這邊又提了出來,呼應永嘉大師的「五蘊 浮雲空去來,三毒水泡虛出沒。」就是讓大家在讀的時候都可以再提醒自己, 在這個妄裏面有著真,在這生滅裏面找到一個不生滅。我們打坐參禪,也是 在這個生滅的念頭裏面,要找到一個不生不滅的一念不生。

好,那我們今天到這邊,下次再繼續。